



王兆璜：初心不改干革命 矢志不渝为人民

王兆璜（1896—1985），宁夏彭阳人，中共党员。1939年至1949年任中共红河党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岁月中坚持对敌斗争十余年，领导发展了党在海固敌占区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地下党支部，是固原地区早期党的革命者之一。

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进驻城阳、彭阳、石家沟口一带，王兆璜发动当地群众组建抗敌后援会（原称抗战救国委员会）。1937年2月，群众选举王兆璜为红河抗敌后援会主任。抗敌后援会是公开的群众组织，主要任务是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搞好抗日支前工作。王兆璜担任抗敌后援会主任后，扎根群众，组织宣传发动群众，筹款筹粮支援前线，及时有效地保证了驻地红军队伍的给养。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时刻关注并领导各地的抗日运动。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彭阳的一些先进分子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环庆特派员往红河地区工作的李有福、朱孟才认为王兆璜已经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于是在1937年7月介绍王兆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抗敌后援会主任到成为中共党员，是王兆璜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投身党和革命事业的新起点、新征程。在出色完成党组织交办的各项重要任务的同时，王兆璜仍以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经常与积极分子谈心谈话，用心物色入党对象，扩大党员队伍，壮大党组织力量。

1939年7月，在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红河党支部，王兆璜担任支部书记。在党支部成立大会上，王兆璜在李有福和朱孟才的帮助下明确了党支部工作重点，向党员宣布了三项主要任务：学习党的基础知识，让党员进一步理解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及时了解敌情，掌握敌人动态。就任党支部书记的王兆璜，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知识，传达上级指示。当形势逐渐恶化、敌人活动猖獗时，王兆璜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及时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由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党小组负责人单独和党员谈心，传达文件，学习红色书籍，确保党的组织活动持续不间断。在党护党，忠诚担当。红河党支部的成立，为凝聚革命力量和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提供了平台和组织保证。红河党支部成立

之时，正值红军奔赴抗日前线之际，但国民党反动势力不顾国共合作的大局，继续实施“攘外必先安内”反共政策甚为嚣张的时期，红河党支部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为了封锁陕甘宁边区，蒋介石曾先后令胡宗南部、东北军、国民党八十二军以及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等部的部分军队，驻扎在固原地区及红河周边。加之国民党自卫队等地方反动组织反共限共，敌人关卡林立，搜查逮捕革命志士，血腥镇压群众爱国运动。在如此严酷的形势和艰险的环境下，如何确保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安全，对红河党支部和王兆璜都是极为严峻的考验。

红河党支部的成立，为凝聚革命力量和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提供了平台和组织保证。红河党支部成立之时，正值红军奔赴抗日前线之际，但国民党反动势力不顾国共合作的大局，继续实施“攘外必先安内”反共政策甚为嚣张的时期，红河党支部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为了封锁陕甘宁边区，蒋介石曾先后令胡宗南部、东北军、国民党八十二军以及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等部的部分军队，驻扎在固原地区及红河周边。加之国民党自卫队等地方反动组织反共限共，敌人关卡林立，搜查逮捕革命志士，血腥镇压群众爱国运动。在如此严酷的形势和艰险的环境下，如何确保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安全，对红河党支部和王兆璜都是极为严峻的考验。

王兆璜认真学习和理解党在白色“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为红河党支部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定党员必须做到四不准：不准喝酒，不准通财，不准说假话，不准暴露党的机密。若有违犯，将会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作为支部书记，王兆璜身体力行，为其他党员作出了榜样。还规定了一系列具体的保密措施：党员之间保持单线联系；不能把自己的党员身份和支部的事告诉任何人；每个党员不得打听其他组织或其他党员的情况等。

严酷的斗争实践告诉王兆璜，不但要做好隐蔽，还要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血的教训让王兆璜深深懂得，党员的素质关乎

党的安全，严格把好发展党员关极为重要，必须坚持做到不可靠的人不发展，成分不好的人不发展，沾染了不良习气的人更不能发展。对已确定的发展对象，王兆璜都要亲自进行甄别，并通过多次艰巨任务来考验检视。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及时准确地了解敌情，掌握敌人动态。王兆璜和支部成员对城阳乡公所和几个保的人员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六保的保丁惠安民为人正派。支部就派王主动接触惠安民，积极做他的思想工作。有时王兆璜还亲自出面和惠安民谈当前形势、谈红军、谈陕甘宁边区，惠安民思想进步很快。一次，国民党固原县政府给城阳乡政府发了一封抓捕地下党员的秘密信件，惠安民想方设法得知后，及时通知了党组织。由于采取了紧急防范措施，地下党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经过多次考验，惠安民被吸收入党。

作为一名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下斗争10年之久的党支部书记，白色恐怖一直围绕着王兆璜的工作和生活。然而，他不仅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对党忠诚、愈挫愈勇，而且不断积累斗争经验，坚持不懈地建强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壮大党的有生力量。从支部建立之初的3个党小组、15名党员，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5个党小组、52名党员，为党培育了一批优秀干部，壮大了革命队伍，使红河党支部成为宁夏农村唯一长期坚持开展革命活动直到全国解放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使王兆璜增长了斗争才干，增强了斗争本领。他和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那些横行乡里、欺压群众、民愤极大的国民党保长，王兆璜采取以地下党组织的名义进行警告、依靠游击队直接敲打等办法，既彰显了党组织的声威，也狠狠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使群众拍手称快、敌人闻风丧胆，极为有效地保障了党组织的活动和安全。何源村和野王村有几个保长，抓兵拉夫、打骂群众，到

处打听谁是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威胁很大。王兆璜连夜赶到环县，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派人对之进行教训，保长的恶劣行径得到遏制，百姓的生产生活环境得以改善。王兆璜采取实事求是、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使得红河地区的保长迫于革命的压力，反党反革命行为越来越少，基本上对红河党支部开展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国民党县政府只是敷衍应付。有一次，国民党县政府派兵搜捕王兆璜，一个保长慑于边区游击队的革命影响力，立即出面说情担保，才使王兆璜免于被捕。有时，保长实在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就一面派人抓人，一面又暗地通风报信。

1942年夏天，组织上从元城子派了两名干部去青海工作，到红河和王兆璜接头后，王兆璜连夜护送两名同志躲过敌人的哨兵，巧妙地应付了土匪的拦路抢劫，在天亮之前赶到了平凉，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一次，王兆璜接到上级指示，要他迅速摸清红河的敌情。王兆璜乔装打扮成送粮人混进了敌营，见几个劳工在里面干杂活，他不慌不忙地凑过去，一边干活拉家常，一边观察敌情、搜集情报。之后，他偷偷离开敌营，只身翻越三道山梁和大沟，跑了六七十里路，及时向上级汇报了情况。

1949年春季，组织上要求红河党支部组织游击队迎接解放。王兆璜和党支部一班人认真研究摸底，分头组织动员群众，把60多名适龄男子组织起来，成立了游击队。王兆璜亲自率领游击队，以镰刀、锄头、铁锹、棍棒为武器，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活动袭扰敌人，一方面有组织地对抗国民党的拉兵要款，一方面积极宣传组织群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筹粮筹款，支援解放军解放固原。8月2日，固原解放。当年隶属于固原的红河党支部跨入了崭新的革命和建设征程。

1962年，因年龄原因，王兆璜主动要求从区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甘愿做一名普通党员，继续为乡邻群众服务。在农村始终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战斗在农业第一线，直到1985年2月因病逝世。

（据《共产党人》、宁夏党史学习网）

黑蒿山：不能被遗忘的红色遗址

祁国平

北塬村黑蒿山位于彭阳县城阳乡东部，海拔1500米至2000米，沟壑纵横，梁峁交错，是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这里却有一段解放军开展大生产、自给自足，与老百姓鱼水之情的事。

我小时候，就听爷爷、奶奶说过解放军在这里开荒，他们和村民拉着牲口去给耕地、耨地，帮助解放军收割粮食。

我在北塬村上五年级时，每天翻越一座大山——黑蒿山，经过解放军曾经住过的窑洞，看见解放军开垦过的荒地。我的堂姑姑、88岁的祁金莲对我说，黑蒿山原来是一个“关山”，也就是没有人烟的大山，长满了蒿草。1950年，解放军已经进驻黑蒿山了。堂姑姑说，她小时候常常在张家塬盖看解放军开荒，枪堆扎在一起，放在黑蒿山阳洼台（陈志忠家崖背）的平地上，解放军穿着灰色军服，绑着裤腿，拿着锄头，一起抡起来，一起抡下去，还唱着：“大生产呢嘛咧嗨”等。解放军从黑蒿山沟底一直挖到山顶，包括现在罗田玺家的山巅头和陈耀璞家阴面的土地。解放军的手磨起了血泡，被蒿草划破了脚。1951年春，解放军在黑蒿山种糜子时，用锄头挖，撒上种子，用锄头打平土疙瘩后，我的堂叔祁俊山、祁俊申等赶着牲口去耨地。解放军把白面馍馍给了堂叔叔祁俊山、祁俊申等，而自己吃玉米面窝窝头。堂姑姑说，她看到解放军种的糜子长得好的，后来收割了在场里打碾，粮食放在窑洞里。

解放军曾经挖过、住过的窑洞、现在的主人陈志忠对我说，黑蒿山真正有人居住的时候是1952年。他的爷爷陈耀堂原来在甘肃省马鸿宾部队服役，曾驻守武威，解放前才回到老家。母亲段英是武威市民勤县三雷乡人，曾经见过解放军。陈志忠说，听老人说，在黑蒿山开展大生产的部队是八路军三支一队，但不一定准确。解放军在这里挖了三孔窑洞，高3米多，深10米多，也有土炕。至今保存完好。2008年，陈志忠全家迁至



红寺堡区，心中十分惦记着这几孔窑洞，希望能保存好。

曾生活在黑蒿山的退休教师陈志强在电话中对笔者说，他小时候听爷爷陈耀齐说，大约1950年秋后，一个连的解放军驻扎在杨坪村，大约驻扎两年多。

解放军在黑蒿山开荒时，是哪支部队？笔者电话联系了彭阳县政协原主席杨忠。他说，解放军在黑蒿山开荒后约在1954年撤离。当时，还开垦了杨坪村石沟渠等部分荒地。至于是哪部分解放军，他至今没有查阅到相关资料。他说，这支部队有可能转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者宁夏哪个农场，限于没有详尽资料，无法查阅和确定。

笔者查阅了解放宁夏以及甘肃庆阳、平凉、天水时的相关资料，以探究在黑蒿山开荒时是哪支部队？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固海兵团第八十一军在原宁夏省中卫县起义。10月23日，奉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该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隶属宁夏(省)军区。1949年10月，固原县、隆德县、海原县、泾源县属甘肃平凉专区管辖。所以，这时的黑蒿山归属平凉管辖。1949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

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向待解放地区进军和今后的建军问题。在西北战场，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为减轻宁夏人民的负担，增加国家财富，改善部队生活，根据党中央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宁夏省军区党委作出决定：除一部分部队执行剿匪任务外，大部分部队投入生产建设运动。并向全体指战员发出：“安下心、扎下根、劳动建设大西北、建设新宁夏”的口号。1950年1月3日，宁夏省军区生产委员会正式成立。在首次生产会议上，生产委员会向各部队规定了全年生产任务：团以上机关(司、政、后)完成3个月口粮，团以下战斗部队完成4个月的口粮，各部队完成牲口3个月的草或1个月的料。平均每人种二亩菜，7至10人养一口猪，一人养一只鸡。生产委员会还指示各部队，除了积极参加开渠、打堰、修路、建房等国家建设外，还利用宁夏丰富的天然资源，大力开展挖煤等副业生产。

1950年4月，马鸿宾之子马惇靖调任宁夏(省)军区副司令员，兼任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参谋长，甄华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甄华严密组织领导对起义官兵进行教育、轮训、清查和开展大生产运

动。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除一团担任宁夏南部剿匪外，积极开荒、修挖水渠，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51年，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在原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生产基地上组织大生产运动。

是不是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在黑蒿山开荒？我曾联系了宁夏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邵予备、邢万莹，均没有查阅到这方面的相关资料。我的堂姑姑为我提供线索，我与杨坪村71岁的杨明进行了交流。杨明说，解放军在黑蒿山开荒时，马文俊是驻扎杨坪村的团队负责人，具体职务不清楚，平凉市崆峒区杨庄乡人，20世纪60年代中期转业后任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粮食局局长。解放军在杨坪村驻扎时，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军民一家人，恩情比海深。杨明的姐姐杨彩莲嫁给了马文俊的儿子马志玺。由于马文俊、马志玺先后病故，2022年2月，杨明的姐姐杨彩莲去世了，口述史料难以收集整理。2024年1月，我联系了马文俊的孙子马建维。他说，他爷爷马文俊的档案丢失了，无法查到其在部队任何信息。

如今，北塬村黑蒿山的大部分居民已经搬迁，或居住在居民区，或搬迁至红寺堡区及兴庆区月牙湖。解放军开垦的黑蒿山荒地养活了几代人。七十多年了，宁夏大地所发生的那段气吞山河的历史画卷中，解放军为人民的幸福付出了汗水，流了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在享受幸福的时候，心中永远不能忘记红色的种子早在这里撒播。红色遗址作为一种重要资源，永远都是感动和教育后来人的最佳题材，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

注：参阅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1949—1978)、《宁夏军事志》(上下册)、《宁夏军事史话》(上下册)、《解放宁夏》(陈宜贵口述 杨建平等整理)、《永恒的丰碑》(彭万伟编)、《彭阳情韵》。

（作者系宁夏彭阳人，现供职西北轴承有限公司）

抗战期间的元华工厂

抗日战争期间，盐池县元华工厂是陕甘宁边区一个非常有名的工厂，其发挥的重大作用，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注。

1936年5月，为打破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6月21日，盐池县城解放。“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中共盐池县委相继成立，全县上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积极支援抗日战争，打击马鸿逵军队的侵袭，保卫红色政权。

1939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严禁法币、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而边区的皮毛、甘草、食盐等土特产品也被阻止输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供给受到严重威胁。党中央、毛主席向全边区人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在边区政府和盐池县委的领导下，全县生产自救的群众运动蓬勃展开，男女老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组织三边绅士参观团到延安参观学习。通过参观工厂、学校和商店，盐池县商会会长靳体元受到了很大启发，他萌发了在盐池县办一座工厂的念头。由延安返回后，他向县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办厂、政府提供资金、工具、技术工人帮助”的建议。

1941年，靳体元被选为盐池县参议会参议长、边区参议员，他辞去了盐池商会会长的职务，悉心筹措办工厂的事。9月，他去延安参加边区参议会。在延安，边区建设厅高自立厅长与靳体元一起分析了在盐池县开办工厂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听了党中央关于大办工厂的号召后，靳体元坚定了办工厂的信心。他与阎志遵（县长）、孙璞（民政科长）、杨华亭（商务会长）等8名议员联名提交了在盐池县开办毛纺织厂的提案，并被通过。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盐池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工厂诞生了。

靳体元以自己名字和杨华亭名字，各取一字，为“元华工厂”起了名，并自任厂长（后经董事会正式委派）。他带头入股，并四处奔波向各方集资，共筹得资金39.84万元，其中边区建设厅、三边盐务局、定边县新寨工厂、盐池县政府等出资28.24万元；群众集入股11.6万元。

元华工厂成立后，得到了边区政府的帮助和支持，12月延安团结工厂派技术员郭云昌带领3名技术工前来支援，并带来两架纺纱机、一架打毛机，折合金额4500元入股。

1942年2月，靳体元向县委书记萧佐汉汇报了办厂遇到的困难。盐池县委和政府对于元华工厂的建设给予极大关注，决定拨出厂房一处，搭起了元华工厂的架子，并派孙春山等4名党员干部进厂，加强政府对元华工厂的领导。8月，调整了工厂领导，孙春山任厂长，靳体元任经理。新班子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吸收人员、筹集资金，完善领导机制和生产组织，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工厂的经济指标有了大幅提升。厂里设织毯、织袋、毛布3个股，生产人员50多人。

1943年，元华工厂继续发展，全年获红利2600万元(法币)。盐池县委和政府为了壮大元华工厂的经济实力，将县联社并归元华工厂，双方统一核算，联合经营，名称均在。这样元华工厂成了一个集“工、运、农、牧、商”为一体、多种经营的生产组织。

1944年2月10日，元华工厂召开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4月10日第一次董事会召开，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元华工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达到了全盛时期。此时私人投资猛增到1119.9万元，资本达到了4171.7万元，是建厂时的347倍，到年底总资金达9454.9万元。

从1942年到1945年，元华工厂用羊毛为边区干部和八路军将士制作出衣胎、被胎、绒帽（毡帽）、毛毡、毛毯等，共计12万余件，还有大量毛袜、手套、军鞋等。边区的干部、战士们许多人，头上戴的是元华工厂做的毡帽，身上穿的是元华工厂制作的毛衣胎或皮袄，晚上盖的是元华工厂制的毛被胎。

1944年7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接见边区合作社英雄模范人物时，向靳体元详细了解问了工厂情况后，毛主席说：“元华工厂办得好。”9日，《解放日报》刊登《盐池靳体元先生创办元华工厂》，介绍了该厂创办及发展情况。

1947年3月，马鸿逵军队配合胡宗南派兵侵犯三边和盐池县革命根据地。盐池县失陷后，元华工厂遭到国民党军队抢劫和破坏，除厂房以外，所有设备和财物皆被洗劫一空，毁之殆尽。

（据抗日战争纪念馆）

激战三关口

三关口位于六盘山东侧，瓦亭峡开口处，是西安至兰州、平凉至宁夏的两条公路的连接要冲。两面石峰突兀，壁立千仞，如刀削斧砍，东西仅有一条狭道可通，地形异常险要，确实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

1949年8月1日凌晨5时，三关口战斗总攻开始。解放军五七九团指战员如猛虎蛟龙，跃出战壕，向守敌发起猛烈冲击，冲杀声震天撼地。濒临灭亡的敌人，躲在坚固的工事里，居高临下，负隅顽抗，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拦住了发起攻击的解放军部队。

解放军战士勇猛地朝山坡上的敌人冲去，突击排的指战员迎着呼啸的炮弹，跳进敌人的战壕，与敌人扭在一起，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有个战士与敌人拼杀在一起的时候，受伤被困时就拉响了挂在腰间的手榴弹，与十几个敌人同归于尽。

这时，解放军主力从侧面发起猛烈攻击，战士们奋力向主峰攀登。陡峭的山壁上，长满了蝎子草，螫得战士们的手臂上起了成串的水泡；尖利的岩石，刺破了小腿和膝盖，留下了斑斑血迹。爬到了半山腰，忽听得从山背后传来一阵阵吆喝声夹杂着枪托撞击声，原来，就在解放军三连向主峰攀登的同时，敌人也以两个连的精兵，从主峰的另一侧拼命往上爬。战士们不顾一切，奋力攀登。离峰顶还有20多米处，突然出现了一道数丈高的绝壁，挡住了攀山的路。战士们迅速搭起人梯，咬紧牙关，手抓野草或抠住石缝，拼尽浑身力气攀登绝壁。连长忙叫战士们把裹腿带接起来，拧成几条并捆一股粗的布绳，丢给攀上绝壁的两个战士。很快，几条布绳从绝壁上的树上垂下来，战士们手抓布绳，脚蹬石壁，一个接一个地攀登上去。几个最先登上绝壁的战士，抢先爬上了顶峰。从峰顶往下看，只见敌人蚂蚁般布满小坡，刺刀和马刀寒光闪闪。战士们一见敌人只差几步就要爬上来了，赶紧甩出一排手榴弹，将敌人炸得乱成一片。接着，登上峰顶的机枪手，架起机关枪朝敌人猛烈扫射。在解放军的打击下，敌军乱作一团。敌人在解放军两面夹击下，有的举手投降，有的磕头告饶，“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早已被弃阵北逃的现实取代。漫山遍野，敌人溃不成军，军需物资俯拾皆是，枪支弹药塞路，人马慌忙抢道，狼狽不堪，鏖战了4个小时，解放军终于突破了三关口一线敌军的防线。

三关口之战和前一天进行的任山河之战，解放了整个固原地区，打开了宁夏的南大门，为进一步各个歼灭敌人，解放全宁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据《宁夏党史故事》）